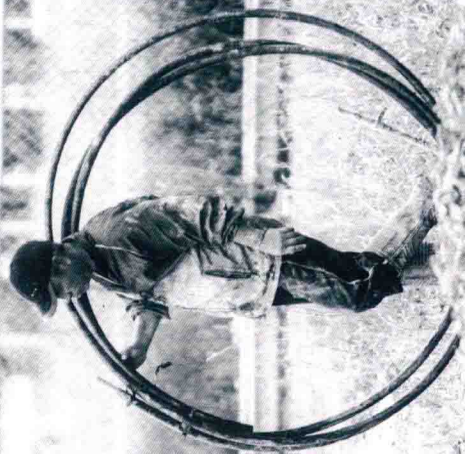


做工的人

林立青 著

赖小路 摄影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做工的人

林立青 著
赖小路 摄影

①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做工的人 / 林立青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12

ISBN 978-7-5008-6856-9

I. ①做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868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-2017-6914

Copyright © 2017 by Lin Ya-Ching

*本书由台湾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做工的人

出版人 芮宗金

责任编辑 董虹

责任印制 黄丽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
网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
经销 各地书店

印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 7.5

字数 160千字

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36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如果在工地，一个年轻作家的养成

房慧真（作家、《报导者》记者）

和林立青约访谈地点，问他有没有常去的咖啡馆，他答不出来。他说自己骑机车，到哪里都很方便。

咖啡馆由我挑，晚餐时间，我问林立青要不要吃过再来，文青咖啡馆无油烟，只提供价钱约等同于三个鸡腿便当的轻食三明治。既然是轻食，就是吃巧而非吃饱。文青吃得巧，工人要吃饱。林立青的《工地拾荒者》写来工地捡些瓶罐纸箱的穷苦人，水电师傅看他们可怜，会把短铜线也给他们，“小小的短铜线能让他们晚上吃得上鸡腿便当”。

林立青先到，店里位置还很多，他却选择坐在最靠边的局促角落，仿佛想将自己尽量隐藏折叠起来。他身形壮硕，穿着一身黑。文青也常一身黑，但林立青腰间的霹雳包露了馅，他是有十年资历的工地主任，腰包在工地上不可或缺，装着给工人的各式止痛药，在《呷药仔》里他写，连支气管扩张剂都会准备，工地粉尘大，一口气喘不

上来的时刻，“备劳喘”便派上用场。

我们才刚开始聊，带点忧郁气质的店老板就来制止我们：“店里还有其他客人要看书，请将音量放低一点。”我环顾四周，店内冷清，最近的一组客人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。倒是老板煮完咖啡后，找了一个位置闲读书。

记者约访仅有咖啡馆这种贫薄的想象地点。为何我不跟林立青约在海产摊或热炒店？约在可以单点一杯红露酒配上一碗药膳土虱，再切一碟卤菜的台式小吃摊。约在可以自在地喝酒划拳喧哗干消，绝不会有一个文雅人状似客气地来规训你一句：“嘘！小声一点。”

咖啡馆是工人的绝缘之地，林立青笑着说，在工人的世界里，最接近这种“地方”的大概就是麦当劳。因为要出新书，出版社帮他找了一个摄影师拍照，“拍完我带他到麦当劳用餐，摄影师有点错愕，我才想对喔！应该要带他去咖啡厅吃松饼才对”。林立青不太吃甜食，工地的下午茶当然不会是松饼与戚风蛋糕，而是炸鸡排、水煎包、蚵仔面线、臭豆腐。他三十出头，饮食重咸多油，已经长出肚腩，也有工地常见的肩颈酸痛问题，固定要去找人按摩。

工地监工的角色，到底是在工人里面，还是在外面呢？大学毕业的工地监工，其实薪水比同样大学刚毕业的报社记者高一些。然而有不少的记者西装领带上身，从此往来无白丁，进出无寒门。跑工地的监工要跟工人同吃同睡，要了解工人爱听玖壹壹的歌，狂追金光布袋戏，要了解他们的宫庙何时出阵头，女朋友何时提分手。对工人不

能用命令的，要连哄带骗好让他们准时上工，帮忙买结冰水，还要多订手摇杯，这都是心机。灌饱工人肚子，好让他们少喝一点酒。

监工在“里面”，深入工人生活的骨髓，起心动念是融入其中了解文化，方能排解疑难杂症，好让工程能如期运行。这样进入底层的长期蹲点，对于写作而言，当然是一个绝佳的观察位置，总说经验匮乏者、城市无故事，然而故事就深埋于城市工地的碎石瓦砾之下，遭逢林立青这样一个写作上无所师从的“素人”，才终于出土。

林立青的工地书写，除了有无可替代的观察位置，他的文字清新，无太多现代主义美学上的修辞，有时读来还会有种纸上 Rap 的念白感，仿佛他笔下的工地“八嘎囡”出阵头时所吟唱的歌诗，那种接近工人本色的口语流畅感，可能跟他完全背反于台湾文艺青年的养成有关。他唯一一次投稿是在《联合文学》上登了一首写网络游戏的诗，只因为国文快被当了，老师说这样可以加分。问他参加过文艺营吗？他说从来没听过，问我那是什么东西。至于文学奖，他说绝对不可能参加，他既反感于某些文学奖的命题作文方式，更无法忍受领奖时要上台接受官员颁奖，“那会让我全身发毛”。

对权威反骨的倾向，也许因为他是夜市长大的小孩。父母早期在印刷厂工作，工厂外移后转而在景美夜市卖饰品，他看过卫生人员的无理稽查，也看过警察没收摊商纯为摆饰用途的艺术刀剑。在书里，他的文章常总结底层工人的无奈与悲哀，在美学上或许能有更不着痕迹的处理方式，但作者从来就不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或取材者，

他身在其中，也得分担那悲恨怨怒的一部分。

林立青读土木工程，但不是人生胜利组的台清交*，他是东南科技大学土木系，高中没考上所以来读五专，再读二技夜间部，如同许多蓝领家庭读私校的小孩一样，读书的时候要打工，林立青在爱买做面包。毕业后还有五专加二技的助学贷款要还，“工地监工的第四年，我才还完”。

我问林立青参加什么社团，典型文艺青年的养成，通常有校刊社。林立青给了我一个尴尬的答案，东南科大没有校刊社，他参加的是动漫社，在工地常有漫长的等待时间，他的抒压方式就是看少女漫画。说故事的能力，当然不是来自少女漫画。他在学生时代读黄春明**，在学校打工，帮老师顾办公室时，也看完书架上的柏杨版《资治通鉴》。

“因为我是穷人，不用花钱又可以吹冷气的地方就是图书馆，在那里混久了，自然会找书来读。在工地枯燥的等待里，很适合读那种大部头的书：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、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。”

林立青在二手书店几乎买齐读遍了托尔斯泰所有的小说。我忘了问他为什么买旧书而非新书，想想应该是为了省钱。经济因素决定他到旧书店淘书，阅读品味在此养成，无意间让他接触到

* 指地处台湾的台湾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交通大学三所高校。
** 黄春明（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—），台湾当代重要的文学作家。黄春明创作多元，以小说为主，其他还有散文、诗歌、儿童文学、戏剧、撕画、油画等创作。

20 世纪的读物：旧俄文学。被这一代文青冷落已久的旧俄文豪，不够现代摩登，也不绮丽魔幻，早已不合时宜。文青们宁可多一点聪明雄辩的卡尔维诺、博尔赫斯、米兰·昆德拉，何苦往板重沉滞的写实主义里去。

“人的性格，真的从两百年以前到现在都一样，有义气的人、傻笨的人、狡猾的人……读托尔斯泰让我觉得，人性是不会变的。”

如果说林立青完全背反于典型文艺青年的养成，像是《进击的巨人》里基因突变的“奇行种”，旧俄文学里对贫穷的刻镂，对人性暗黑的深凿，绝对是他演化里的一次大跃进。

他既在贫穷与暗黑的里面，但又不全然在里面。他拿手机给我看，今天早上，有个工人传 LINE 跟他借钱，“早上六点欸！但是我知道他下午就会还钱，所以我会借他”。

工人所借的钱通常不多，可能穷到连加油的钱都没有，五百一千应急用。“有个工人大老远从树林骑车到深坑找我，只是为了要跟我借五百元，我会请他吃个豆腐，然后帮他把机车的油加满，才让他回去。也有借钱从没还过的，我就不会再借了，但会带他去吃饭。”林立青苦笑，工作十年，有借无还的多，所以至今没什么存款。但比起打零工的，他毕竟是领有固定月薪的大学毕业生，是唯一有资格可以申办塑胶卡片的“信用人”。

在工地，林立青看见公权力执法者以强凌弱，也看见在无光的暗处，弱弱不一定相残，前者不难察觉，后者则更需要从雨果从托尔斯

泰那里借来一双洞彻世情的眼睛。

他看见，年轻不羁的工人愿意将宝特瓶压扁资源回收，是为了让附近的低收入户可以拿去卖钱。学有专精的电焊师傅，在得知外劳的悲惨待遇后，会愿意将一身技艺倾囊相授，好让弱者挣脱被压榨的命运。

他看见，警察进工地捉逃跑外劳时，往往是最老最弱势的工人，会哭着帮外劳求情。在伴唱小吃部，工地最底层的杂工，秃子和跛子领着微薄的薪资不分彼此一起花用，也共同关照最底层的娼妓：烧烫伤的、肢体残缺的，年老色衰的……在彼此干涸无一滴滋润的人生里，短暂地相濡以沫。

他看见，工人不愿意穿着沾满污泥的雨鞋走进便利商店，并非因为自卑，反而是种“同理”的能力，工人家庭的小孩，往往要及早出来打工帮忙家计，便利商店是为数不多的选择。踩脏了地面，自然要让已经忙如八爪章鱼的店员负责清理。“毕竟做工的疼惜做工的。那些写在店门口的待遇让人看了心疼。”

凡此种种畸零残破，都被一双宽厚温暖的手郑重地承接起来，捧在掌心。“毕竟做工的疼惜做工的”，那不是见猎心喜的题材，而是沉甸甸的、如实托付的生命。

序

破墙而出

顾玉玲（作家）

营造工地（建筑工地）多半由铁皮高墙围住，所有的劳作与脏污被一举隔离、遮掩在墙的那一头，看不见，也不给看。待拆墙亮相时，打地基、绑钢筋、砌泥作、拉水电、锯木作、刷油漆、清废料的劳动者们，恒常是隐身未现的。那些拓宽拔高的反光砖壁、流线手扶梯竟像是变魔术般无中生有，出资者与高官贵宾风光剪彩时，也好似光撒了钱就可以凭空收割工程成果，并理所当然独占了建筑物题名的落款处。

总算我们有了立青的工地速写，破墙而出。灰头土脸的实作现场，生猛有力的对话与互动，营造业工人的劳动样貌一一现身，周边的警察、看板人（举着广告牌推销楼盘的人）、更生人、槟榔西施、外籍配偶、性工作者也接连显影。他的书写位置拓宽了台湾文学的广度，他的观察视角折射出阶级文化的厚度。

我先是在脸书上零星阅读立青的系列文章，与我的劳动认识多所

呼应，遂特意搜寻了数篇打印给木工师傅竞中看。竞中快速翻读后，先下了断语：“这个作者是工地主任。”为什么？那么多工种、工序都接触得到，有一定的专业理解又不致被卷入特定技术的劳动生态，唯有监工的特殊位置。

监工无非是发包单位外派至工地，负责整合各技术部门，既要协调不同工种施作者之间的困难，也要代替雇主催盯进度。这角色因掌握行政特权而似乎高于现场实作者，但又因无特定专业，也无实权，难免两面都吃力不讨好。我带着这样的认识重读立青的文章，更清晰地看见那个带着想法进场的年轻菜鸟监工，有一点热血与世故，有一点理想性与失落伤感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温暖与义愤，对工地世界带着孩童般的好奇，及持续的反思与行动。他游离在各工地间，接合工人劳动程序，保持一些距离，又置身其中，一个悬空又千丝万缕关系缠附的独特角色，延续到收工后的私下借贷与续摊情谊。

如何在各式工种的本土主义间协商出互留余裕的可能，还要面对劳雇间的矛盾拉锯，监工本身必然也有极富张力的故事。不过，立青没选择在这个角色多着墨，转而把焦点放在他所接触的工人生命样貌。我猜想，这样的书写态度很可能也如实反映了他与工人们的关系：让监察的角色退一点，让学习的态度多一点，承认并看重师傅的生命经验。我们只有在散落的篇章中，浮光掠影地察觉他身为监工的内在于矛盾，或是不得不陷入“在施工进度和工人安危下挣扎求生”，或是在法令与人性的挤压下，终至做出“我永远不会配合警察办案抓外

劳”的决定。唯有在《亏槟榔》一文中，总算看见这名年轻监工在工地里流转、虚耗、等待、跑腿的碌碌身影，与同样年轻的槟榔西施们相濡以沫的安慰、放松，看不到尽头的失落。

立青的工地书写，以平视的角度进场，观察工人间性别、年龄、族群的差异，以及权力与关系的交互作用。下工后换装出游的年轻打工者、擅作调度的工地大嫂、只有背心数字而无名姓的移工、多次进出监狱的粗工、工地拾荒者……构成工地劳动的主体，来去浮沉。他不评价，但有立场。因着这个贴近被损害者的立场，他看出真正的价值。

《做工的人》首篇从八嘎囧世代入手，他们是被教育体制放弃的少年，群聚到工地自谋生路，酷炫的改装机车上绑着从宫庙求来的平安符。他们与社区生活紧密相连，不关心社会议题，却建立了独特的认同，讲义气，为家庭投注心力，“赔钱找宫庙兄弟周转，赚钱点烛还愿加码普度”。他们被主流价值遗弃，却热情拥抱社群，成为在地文化延续的主力。

这些不受肯定的价值，即便看懂了也无能为力。于是书中多篇工人故事，几乎都以无奈的叹息收尾，无法置评又如何可以不作声：“我不想去回忆。”“我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变得怎样，也最好不要去想。”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我恐惧。”“关键时刻不认耶稣，会让我活得轻松一点。”“一如现实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”“其实我也不大想要去思考。”……立青置身其中，看见结构性的矛盾，看见体制的压

迫与工人的无望，束手无策何其沉重。唯有书写作为微小的武器，抵挡铺天盖地的误解与社会污名。他的持续记录，我想是因为珍重而不愿袖手旁观。

是这样的珍重之心，带领我们看见工地劳作的各式知识生产，闪闪发光。《走水路》里吸安成瘾的阿钦，工作专注且拥有高超技艺，他的电焊作品“焊道又美又细，如同鱼鳞般地堆叠……每一个焊点都干净美观，室内的氩焊更是焊出了淡紫色堆叠而出的弧形”。他使用药物协助哥哥安乐离世，也预留一支给自己，悲伤的叙事背后是衷心的感谢。我也喜欢工地较劲的小撇步，师傅们带着工程师东绕西绕以让他们体会酷热或天寒的劳动环境，增加协商筹码；而菜鸟监工也学会了这一套应对技巧，“带着业主走一圈工地，累死他一顿再说”。更不用说，《罚单》里令人难忘的集体行动，环保局官员以“事业污水”向外墙砌砖的工人开出六万元罚单，惊动了街坊邻居、里长、洗车行女侠纷纷出面仗义执言，最终逼使官员妥协，改开一千二百元的罚单。

这些工人手上的筹码这么少，动能这么强，他们的处境饱受压迫，但个别与集体反抗的动能无处不在。那些工地磨炼出来的专业技术、协商能耐，以及弱势者适时伸手的抵抗与互助，都像珍珠般发出莹光，划破死寂长夜。

营造业向来高居台湾重大职灾率首位，一有事故非死即残。《做工的人》没有血淋淋的直接伤害，但细笔描绘了那些不被记录的职业

病，日积月累侵蚀劳动者的身体与意志力。电焊工的夜盲、皮肤病变、肺部纤维化；泥作师傅的关节耗损、硬皮无法出汗及足底筋膜炎等，几乎是营造工人的职业代价。

相对应的，就是工地用药的常态。一如我所听闻的许多货运司机、泥水匠的经历，吸食安非他命以保持工作时的清醒专注，有勇气从事高危险的艰难劳动。酒、烟、保力达 B、咖啡、养肝茶、禁药，都流传在重体力行业之间，既是止痛，也为提神，救命与致命反复搏击，加倍的耗损与伤害就等在老年，或提早衰老的壮年。

然而这一切分明可以避免。若不是因为赶工、降低安卫成本、劳动环境恶化，职业病都是可以预防的，不该由工人单方面认命吞下。诸多外在政策的变化，构成了立青所描述日益艰难的营造业工作环境。厂商若要保有一定的资本利润，就得以减少劳工安全卫生成本作为替代，赶工或减薪，最终还是压榨工人的健康与性命，代价转嫁至全社会承担。

重重压迫，无以言说，工人的不满只能投射在公权力的执行者身上。基层警察首当其冲被推上火线，成为众人唾弃的“贼头大人”。最尖锐的冲突于是出现在警察捉拿逃逸移工的情节，连在场的阿嬷都出声捍卫：“哩嘛乎郎一口饭呷。”（台语，好歹给人家一口饭吃）本劳更直接呛声：“真正歹人不抓，拢欺负外劳仔。”不义的劳动政策，将基层的工人与警察推成矛盾对立面，令人愤怒又心酸。“反正出言嘲讽成本很低，用鼻音和尖酸的语气讽刺警察，也只是证明我们毫无

能力阻止这种政策。”正义的界线模糊不清，争吵的两边都是同受挤压的人。

到了《阿霞姊的碱粽》里，中年娼妓和基层警察的关系才有了转换。立青描述阿霞姊的心思，落笔动人：“年老的好处是：发现那些自己以前害怕又讨厌的警察们，现在看来都成了年轻而善良的孩子，对她们这种没有户口、没有驾照的老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”在执法可放水之处，才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相待，一点最起码的，做人的道理。

我与立青初次见面，他利用中午工地休息时间，骑机车横越大半个台北市来到“秋斗”例行会议的现场，交给我一本《做工的人》影印草稿。他风尘仆仆，衣鞋都有污渍，但整个人的模样清朗、专注，有一种罕见的体贴应对，很本能地宁可多做一些而尽量少麻烦人，但那态度又全然不见委屈。

他从技职专科毕业后就到工地打工，至今已有十年。为何开始写作？他说四年前写下第一篇工人进香团的文章，为的是翻转外界对工人迷信无知的误解。那么，正解是什么？正解没法子简化说，于是一篇文章不够，再一篇，又一篇。

我想立青很早就发现了，唯有把个人选择与结构处境的关联说清楚，才能理解个别的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做出选择，包含看似无用耗时的工人进香团。对于退休后的营造业工人来说，那些因长期缺席无暇经营的亲子关系，那些不能提供更好的条件给下一代的缺憾，

那些未竟的愿望与一事无成的挫败，仅能在他们晚年时四处奔波进香，聊胜于无地弥补。他们带着子孙生辰八字过炉、祝愿，祈得一点庇佑子孙的福泽，“有了这样一趟旅程加持，笨口拙舌的老人们也都变成了智慧长者”。工人进香团以最少的花费做最大的生命投资，将老工人有限的筹码做最大效益的发挥。

翻转从来不容易，书写也没有尽头。本书的最终篇，地点落在窗明几净的便利商店。许多营造师傅进店前，都会先将自己踩过工地泥泞的雨鞋清理干净，甚至宁愿脱鞋也不愿意踩脏乳白色石英砖的地面，只为了体恤店员的辛劳。于是我们看见那一幕，奥客消费者连连碎嘴责备超商店员，终至惹恼了在后排队的营造工人。他们八个人腰挂铁锤扳手，雨衣雨裤上沾满干掉的泥浆，扬言：“不买就滚，别挡我路！”迫奥客识相离去。营造工人相救服务业工人，以具体行动丰富了老师傅“做工的疼惜做工的”箴言，也为这本书留下堪称振奋人心的结局。

此次出书，摄影师到工地拍照，一些相熟的水电师傅也一并入镜。工人们如何理解他的出书呢？立青想想，笑说他们好像以为我要交学校的报告，或者是要考研究所。总之，出书必然有用，有用就该帮忙，他们卷起袖子摆妥姿势入镜，好心帮忙立青完成作业，浑然不觉这工作有什么值得被认真对待，又或者，不敢奢想社会看重这些劳作。而我认为，这本书确实有用，它记录了当代营造工人珍贵的知识生产，还要再继续。

目 录

序

- 如果在工地，一个年轻作家的养成 001
破墙而出 007

工地人间

- 工地“八嘎囡”世代 003
呷药仔 009
工地调酒 015
工地外劳 022
工地大嫂 035
子孙代代 040
共体时艰 046
人定胜天 053
贼头大人 060
罚单 072